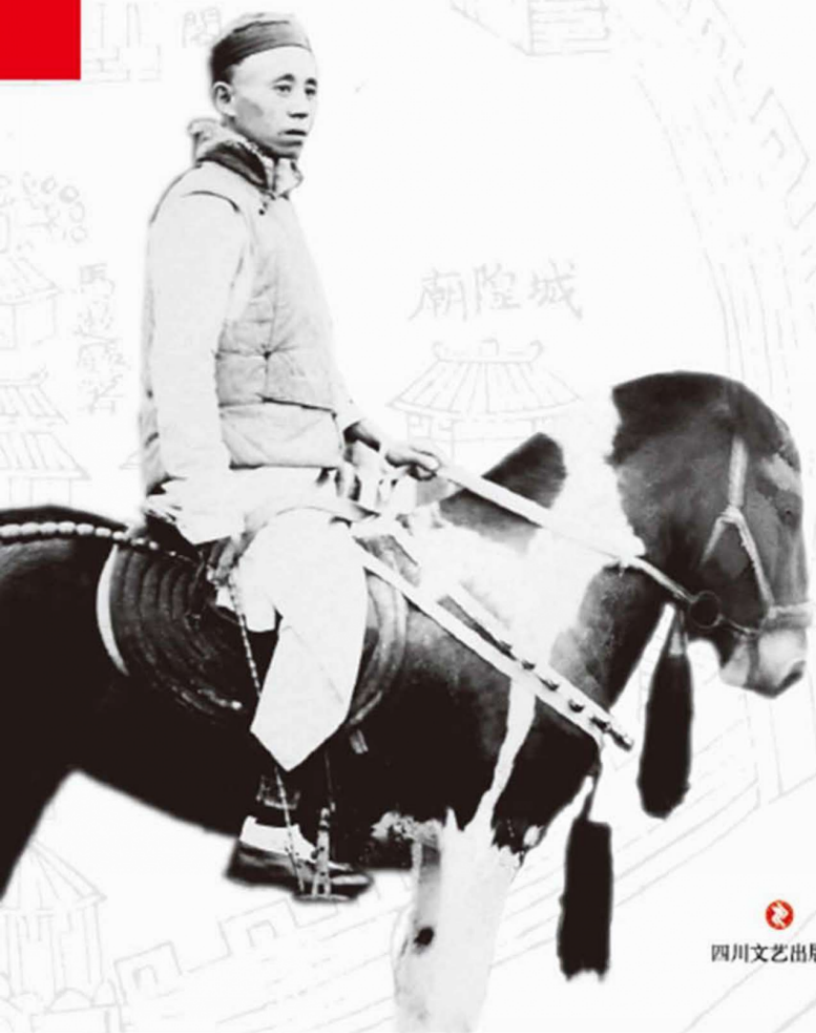


# 昨日的边城

1589—1950的马边

龚静染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 昨日的边城

1589—1950的马边

龚静染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的边城:1589-1950的马边 / 龚静染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17-6

I. ①昨… II. ①龚…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012号

ZUO RI DE BIAN CHENG

昨日的边城

1589—1950的马边

龚静染 著

责任编辑 燕啸波 周 轶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17-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凉山，在夷地，是山高出云霄，左通建昌，右通云南，前通马边、雷波，其地山高风寒，雪积山顶，六月不化，故名凉山。

——《马边厅志略·山川》

大凉山山不大，小凉山山不小。

——四川凉山地区民谚

# 序

## 从马边走进万历十七年

龚静染

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开车去马边。

这是个初冬季节，收割后的土地上农人寥寥，空气中漫延着残禾的气息。车过乐山，在犍为口转入省道，而平原也在这里止步。看了看车程，离成都才不过一百多公里，但地貌陡变，让我突然怀疑这个盆地是否装下了那个刚刚过去的秋季。如果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进入了地理的断层和褶皱区域，那些线条密集、颜色深重的地方，就从眼前的丘陵山地上向南无穷无尽地延伸过去，而汽车也随即进入了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

我是第一次去马边。关于马边，过去我知之甚少，真正让我了解马边的是李伏伽先生的自传《旧话》。这本书是我在乐山婆娑街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但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是一个马边人写的关于马边的书，正是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去马边的想法。机会的出现是罗国雄先生在马边任职期间，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去马边走走一下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伴随我去马边的就是这本《旧话》。我要感谢李伏伽先生笔下的民国马边，它让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马边的形象，当然，那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马边。所以虽然我走在去马边的路上，却总与某种“历史性”不谋而合，而这样的“历史性”不时与车窗外的景物碰撞、碎裂，然后化为乌有。一个个书中熟知的地名在车轮下碾过，沐川、黄丹、舟坝、利店、荣丁、下溪、川秧，然后抵达马边县城，我算了算时间，五个小时。当年李伏伽描述中的路程应该最少需要三到四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如今交通状况已大为改观，但我的疑问也是从这时升起的：被缩短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记忆中失去的那一段？

犍沐马公路，这是马边通往外界的主要交通干道，它沿着马边河，北与岷江交接。岷江沿线历来是四川主要的经济带，这条公路对马边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实际上，要从历史的角度进入马边，我更应该选择另一条路，即现在的马新公路，它经过靛兰坝、菽坝、中都、新市镇进入屏山，东与金沙江交接。在过去这是一条古道，也叫叙马驿道，叙府（今宜宾）曾经是川西南的行政中心，而金沙江是穿越西南边地的重要水系，马边最早就是同它们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马边的东、北方向横亘着两条大河，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马边产生过不同的影响。我行驶在这条路上，也恍若走进了茫茫的历史之境。

这是关于一个小城的书。过去我的写作一直比较关注小城题材，就在2015年，我出版了《桥滩记》一书，它是关于川南小城五通桥的，而这次我又将目光投向了马边。不过，这是两个

非常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岷江码头上的盐业重镇，一个是彝汉杂处的小凉山边地，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但它们为什么会吸引我呢？我想这可能跟我的小城情结有关，我从小就生活在小城里，对小城叙事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相对而言，马边对我来说是陌生而新鲜的，它跟我见到的很多蜀中小城不一样，这体现在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方面。马边是一个宁静的边城，山峦不言，白云悠悠，河水静静流淌；它又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彝族小城，语言、服饰和色彩，这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能感受到的三种东西，我想，这或许就是吸引我走进马边的主要原因吧。

当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马边，但这不说明它不重要。实际上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马边、雷波等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它们过去都是如石头般坚硬的地方，被视为危险的边疆。这两个地区在《清实录》中比四川的其他地方记录的多得多，而记录的内容大多跟征剿和安抚有关，这从阿来先生的《瞻对》一书中也能够看到。所以，马边是西南边疆一个标本式的小城，由夷变夏，历史的波诡云谲在这里也有反映，小历史中有大历史。

关于马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它的建城史始于万历十七年。在过去，马湖地区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马边处在马湖地区的西北部，位置非常显要。如果拿当时的幽州（今北京）与马湖相比，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隋

唐以前，幽州不过是曾被契丹人占领的一个藩镇，而马湖管辖的地域并不比幽州小多少，明朝时领一县四长官司，地域覆盖了现在小凉山的大部分地区；在边防方面，它们分别是华夏版图南北两端最为重要的边关之一，当然，这就跟马边有了关系。在史家的眼里，明朝万历年间是个风云动荡的时期，明清易代的关键跟这个万历朝关系甚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反映了这个时期。而马边一名就诞生在万历年间，当年的“三雄之乱”是凉山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平定战乱之后，马湖的实际控制区域沿着屏山县（当时的马湖府驻地）向西延伸了近百公里，并在此设城驻军，而这个地方就是马边。

这个话题似乎还可略略扩大一点。在阅读有关凉山的大量史料时，我还产生过这样的历史疑问：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秦汉以后，版图的变化集中在北方，经年的征伐和侵掠不仅使边界屡屡被铁蹄踏破，还产生过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王朝。但在西南边疆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也有过战争和割据，甚至出现过一些小王国，如马边就曾经是“噩普王”的地盘，但都没有产生过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难道北方少数民族真的要比西南的少数民族强悍？后来在北方战火连天的时候，这里却有一种奇异的静谧，在北方沦陷的时候，这里却成为复兴的大后方，这中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想，这样的问题就可以通过马边一地来解答，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四川小凉山的一扇窗，



而万历十七年可能就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切入点。

我曾在半年内四次去马边，对很多书中涉及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而探访地实际就是万历十七年后的历史发生地。今年夏初，为了了解马边周边的地理状况，我专门沿着马新公路走过一次，去了黄琅，晚上住在马湖，突然就搞明白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万历十七年要在现在的马边建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认真想过，因为书上写的是朝廷钦定。但实际上，马边处于马边河和中都河的延伸交汇点上，这个点把马边推到了小凉山北部要塞，成为边疆布防的准确坐标点，也就是说地理的隐形因素决定了马边应该就在这个位置，而不是别处，这才接近了历史的本相。

那一次的考察有个小插曲，路况极为糟糕不说，中途还在中都河一段误入歧路，耽搁了不少时间，而这一切的不顺利反倒让我思考了一点地理上的问题，万历十七年的迷雾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国雄兄，在马边采访期间，他陪我走了很多地方，大院子、烟峰、官帽舟、菽坝、石丈空、分水岭、明王寺、玛瑙苗寨等，可谓不辞辛苦，他甚至在百忙之中同我一起去了人迹罕至的挂灯坪，寻找当年的教堂遗址，厘清了一段法国传教士在彝区传教的真实历史。当然，如果没有这样带有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走，我很难获得一手的写作材料，也绝对没有那些真切的感受，可以说这是他对这本书的默默奉献。

也可能正是上面那些行走，让这本书呈现了一种非虚构的特征。显然，这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

书，也非学术专著，也许这就是适应现代阅读的新写作方式吧。这几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最少需要完成两个最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我想，这本书为此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在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上就比较谨慎，务求史料之间形成互证和旁证的关系，以获得叙述的可信性。我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拿来做对比，因为这三个地方互为邻县，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同时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一些大事件，但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呈现，为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认知空间。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人物、故事与时代之间的勾连，每一个看似单独的故事，其实反映的是马边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或事件，整本书大致串联出了一个小凉山边城的通史脉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县旅游局和县档案局（地方志办）的大力协助，为我提供了很多工作便宜。同时，马边各界的朋友也给了我诸多帮助，并为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这都是我应该铭记在心的。在马边，有朋友的盛情如七月的火把，有小凉山的美酒醇厚浓烈，还有莲花山上的轻雾让人浮想联翩，这一切都是如此美好难忘，时时让我从历史的沉陷中抽身，回到那一个个有着民族风情和现代气息的欢乐相聚中来。

就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季节在不经意间已经到了秋天。据说这是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边大风顶旅游的绝佳时期，那个4000多米海拔，栖息着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有着珙桐、杜鹃、高山草甸、林海的森林花园正在静静怒放，可惜当年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错过了这个地方，他曾被称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却无法走进这里，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大遗憾。而就在几个月前，传来了仁沐新高速、乐西高速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马边在几年后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而这两条高速公路将把马边的旅游送进黄金时代。当然，我走过的老公路可能就会渐渐没落，成为城镇间的辅路，最关键的是马边作为一个边城的概念将从此消失。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速度之快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怀旧，但这本书的意义就出现了，它或许将我们又带回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中，重新去体味人间的喧闹和沉寂、闪耀和黯淡。

2016年11月9日于成都

## 目 录

引子：边疆有事？——琦善的奏折	001
说明朝以前的马边	004
一支边徼之末的边防军	013
马边营的代价：堆积成山的耳朵	020
马边如何从边疆变为内地？	033
筑城者的万历十七年	043
叙马驿道为什么叫“汪公路”？	050
除妖记：大明的屋顶飘瓦	059
乱世之交的“安民碑”	066
乾隆边城的改革开放	074
1764年：马边厅纪事	084
彝区饥荒下的嘉庆八年	096
边地蜀吏的一场荒唐官司	106
山市之兴：争买青盐换麝香	116

光绪同知蹇子振的夷疆宦旅	125
小成都的繁华与骚动	134
《筹边策》和一块皇帝的匾额	142
残堡之下曾是白银滚滚	152
鸦片换枪及西南边疆的现代性开端	160
穿行在凉山秘境中的民国脚步	170
考察团的“入凉山手续”	181
“保保国”中的神秘彝家	190
挂灯坪之巅：去彝区传教的神父	199
“马边王”之死：理想国的破碎	210
抗战前夕的马边之治	220
垦社热潮：沸腾的雷马屏峨	229
动荡时局下的小城弥撒	243
青春之歌：边区办学记	253
结尾：飘不散的马边往事	267

## 引子：边疆有事？——琦善的奏折

道光二十六年（1846），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内大部分地方既无酷热，也无恶寒，仅有的小灾小害，不过只是冲毁了几条失修的沟渠桥梁而已。

这一天，道光皇帝接到了四川总督琦善的一封奏书，事因四川那几年连遭灾害，土地欠丰，衙门经费短缺，便盘算起陈年老账来。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七八年前还有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没有了结，而当事人都已升任高职，虽然人走，但事情未了，多拿走的那些钱也应该是归还的时候了。于是，琦善马上向朝廷上奏，要求前任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张日晟把因在马边、雷波“剿办夷务”而欠下的银两追补回来。

很快，他就得到了朝廷的谕书：

四川升任藩司刘韵珂、张日晟于剿办马边、雷波各厅夷务，奏明借动银两之外，刘韵珂溢支银一千九百十八两零，张日晟溢支银五千五百六十四两零，现在无款归补。着即责令该二员照数赔补，以重帑项。（《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四六四）

这个琦善在道光九年（1829）时就曾经当过四川总督，那年他才39岁，后来一路高升，并于1840年接替林则徐的职位担任两广总督，权柄更重。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琦善这样的人是被寄予厚望的，而皇帝之所以对他有这样的认识，很大原因是他在四川当总督时，在解决棘手的边疆防务问题上显露出的才干。

但是，琦善显然违背了皇帝的意愿。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虎门一战，清军大败。一月二十一日，英方拿出《穿鼻草约》要求清政府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琦善面对这样的局面不知如何处理，在谈判桌上左右摇摆。事情拖到这月底，英军再也没有耐心，强行占领香港，道光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问罪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琦善犯下了畏敌之罪，这是他落下卑躬屈膝骂名的由来，这一年他已经51岁。

但就在琦善被圈禁之际，宣宗皇帝又突然回心转意从轻处理——是呀，琦善只不过是个放牛娃，他怎么敢随意把牛卖了昵？事情又出现了缓和的局面，不久就下旨赦免了他，降职为四等待卫，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这一去几年，琦善在仕途上勤勤恳恳，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四川总督，真是山不转路转，相当于在二十年之后，他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四川。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天，在经历了惊涛骇浪后的琦善，平静地坐在成都总督府的一张几案上亲自抄写奏书。其实他处理

的只是一件旧案，当年的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如今已升任闽浙总督，而张日晟也位居云南巡抚，这两人曾经都是他的属下，但现在已经跟他一样是朝中显臣，要他们归还多拿的银两早无意义，何况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谁又把它理得清呢，不过是借此事再向朝廷“借动银两”而已。

但就在琦善写下马边、雷波这样的地名的时候，他还是放下了笔，抬起了头，眼光缥缈地望向了那个遥远的西南边地小凉山……



## 说说明朝以前的马边

史书上没有琦善去过马边的记载，但这个地方他一点都不陌生。

马边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马边厅志略·地理志》说它“至省一千零八十里，至京师九千六百五十里”。当然，这样的距离只能想象，而如此的路程计算到底从何而来，也不得而知。

从具体的地理方位来看，马边处在乐山之南、宜宾之西、西昌之北，也可以说马边正处在这三地的交汇之处，而这里正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那些山脉绵延的深处。

但就在这个地方，在明朝以前还没有正式官方的名字，只有民间的称呼。马边一名始于明朝末年，要说马边，我们还得先从明朝以前说起。

厅治在禹贡梁州之域，汉通西南夷，以夜郎旁小邑置犍为郡，为犍道、朱提二县地。蜀汉时分朱提为郡，又置马湖县，隶越西郡。晋东以獠故多荒废。五代因之。唐宋为羁縻蛮